

东西方印章比较研究

——以神话肖形印为例

林文彦

内容提要：世界五大古文明发展中，文字、图像等视觉符号都经历过一段辉煌的岁月，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特质——对印章的拥有和使用，由于各自受到地域的囿限、使用内容的不同、民族性的影响等因素，不论印章的起源、用途、形制、印面表现与佩戴方式，都分别呈现或同或异的风格，发展出迥异的印章文明。随着历史的递嬗，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印度（Indus）、古埃及（Egypt）及玛雅（Maya）等四大文明的印章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唯独中国印章至今仍长盛不衰。东、西方印章尽管形制或有异同，值得注意的是其部分原始功能都作为护符与封缄之用，所使用的载体尽管或因地区不同，也都以印章或封泥印蜕为主。本文主要透过东、西方印章中所产生的肖形图纹印蜕，借由神话中神祇、神兽等不同的面相，探讨、比较东西方印章中相关类别肖形印之异同。

关键词：印章 滚筒印 押捺印 蛻螂印 戒指印 肖形印

一、前言

世界上的古文明国家，印章伴随着文明的形成而产生，且不断递嬗演进。从美索不达米亚（简称“美索”）地区、古印度河（Indus）流域及波斯湾地区、古埃及（Ancient Egyptian）、西亚北部（含爱琴海、赫梯-Hittites、大夏-Bactria、安息-Parthia、波斯-Persia——今阿富汗北部、伊朗境内等地区），这些地域印章的产生比中国领先两三千年；此外，20世纪50年代破译的南美洲玛雅文明也出现了印章。

这些古文明区域的早期建筑与雕刻、石碑、壁画等，在岁月无情的洗礼与环境的侵蚀、人为的破坏下，多半已残缺不全，但是古代民族的政治、宗教、艺术和生活上的记录，仍然透过图像保存在方寸印面当中；有些古代的生活方式如伊拉克的苇草家屋，透过滚筒印的图像比较，与现代的家屋建筑仿如重建一般，历久不变。

19世纪之后，透过原始考古探险，不断出土许多上古遗物，时至今日，印章与封泥仍是西方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广义的“近东”东起古印度河流域的中亚细亚，西达东地中海，北到黑海、里海南岸，南抵尼罗河、红海沿岸的广袤地域，除了上述五大文明加上丝路沿线的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

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罗马，另含米诺安（Minoan）、迈锡尼（Mycenaean）、希腊、拜占庭（Byzantine）等地区，构筑了东西方印章的重要版图，也发展出起源、用途、形制、印面表现与佩戴方式迥异的印章文明。

二、本 文

近东、丝路及西方印章不论是纽扣形、滚筒印、押捺印印章，除阿拉伯与波斯印章或全然采用阿拉伯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等使用梵文外，大抵皆以图纹或搭配文字作为印章的主题，印章的表现形式繁复多变，单就肖形图纹便衍生出极为丰饶的品类与纹样，或简或繁，为印章艺术提供了极其瑰丽的方寸世界，也为比较印章学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

以下针对近东、丝路及西方印章、封泥与中国的印章中的肖形印蜕，透过神话中神祇、神兽等不同面相，举其大略比较其中的异同，并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神祇

从公元前3500年前的乌拜德（Ubaid）时期开始，由于大自然中的山川、日月星辰与雷电风暴等主宰着人类的生活作息，因此最早进入美索的苏美人对天体与自然界无形中由畏惧而产生崇拜，由崇拜而祈求神灵的帮助或心灵的寄托，进而产生了宗教——这些泛神论的进程与世界各地原始人的信仰极为类似。宗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基础，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在建筑、雕刻、石碑、壁画、文学与印章中，也都成为艺术创造的主要源泉。

在古代近东，宗教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统治的朝代又历经苏美、阿卡德、巴比伦与亚述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的出现，每一个民族也都创造出无数的神灵。对苏美人而言，举凡天上的星辰、大地的山川，日常生活赖以生存、工作的机械与工具等，都有相对应的神祇，几乎每一项活动或心灵寄托都与神有关。

这些繁多的神祇与希腊众神一样，除了具有超凡的能力以确保人世间的秩序和正义，他们也与凡人一样带有嗔痴情绪，众神之间也互有亲属关系；有时因职务的需要，某些神祇会忽男忽女，性别转换——这些是其他文明鲜少之处。

在众多的神祇当中，透过宗教概念的衍生，有些地方的神会晋升成全国的主神，经由不同的统治时期，会由不同的统治者接续继承，因此也发生一个主神可能因时期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名称；有些神祇受到不同民族统治的影响，尽管职司的功能相同，但不同时期的神明名称相对不同。

由于神祇的个性鲜明，从神话中显示的职司功能，透过建筑、雕刻、石碑、壁画、界石与印章所描绘的图像，我们往往看到许多象征不同神明的对象，如动物、植物或其他图像，甚至从其衣着装束与附加的场景部件，可加以解读其蕴含的意义——这一点与其他文明的印章所呈现的神祇形象有极大的不同。

在古代近东有许多“界石”（kudurru，或称“础石”），是王室赠予文书，记录在各种形状的石碑上。这些界石是官方文件，例如卡赛（Kassite，或称卡西特）国王为赏赐他们的近亲或宫廷里杰出的官吏借此授予土地；他们大部分是卡赛王朝接纳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明。认可这项证明的众

神，通常以他们自身的象征出现在石碑上。（图1）

这些“界石”大多数在神殿里面出现，最著名的当属在伊朗西南方的苏萨（Susa）所发现的一块因战争而获取的古代巴比伦梅理希舒二世（Melishishu II, 1185—1171BC在位）国王的大“界石”，上面所雕刻的符号，铭刻了代表众神的象征图像。（图2）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在美索南部地区仍使用“界石”^①。

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神与人共治的地区，对苏美人而言，主要的神祇有：

1. 安（An，阿奴-Anu）

在楔形文字中“安”呈现的符号是星星（𐎠），与神（𐎡）的符号近似，表示明亮、光明与神圣，有神圣的意涵；在苏美名词中也代表“天堂”，亦即天神。他的妻子是大地女神乌拉斯（Uraš）；在之后的传说中他娶了基（Ki）。后来随着巴比伦的神话阿奴（Anu）有了一个妻子安图（Antu）。这一个原先的安（An），在苏美人的传统中大地女神基（Ki）就被分离出来，并创造了宇宙、接管了天堂^②。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他被列为众神之首，是至高神、天王，也象征权力与正义。在卡赛和新亚述艺术中，阿奴（Anu）的标志是一顶角帽。（图3）

后来，他将最高权力让位给其他神祇，起初是恩利尔（Enlil），之后是马杜克（Marduk）。

2. 恩利尔（Enlil）

阿卡德语Enlil，是风与大气之神，在苏美语中风神是风的主人、空气之王；他不仅统驭大风暴，也是地球的统治者，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在美索的万神殿中他是最重要的神之一，后承袭安的君权成为万神之首。其神殿在苏美北部边缘尼普尔（Nippur）的E-库尔神庙（E-kur，简称“山屋”），通常人们用“疾风暴雨”和“野牛”来形容他的个性。

在新亚述艺术中恩利尔的象征也是角帽，象征物为光叉和公牛；在占星学中则与猎户星座有关^③。

3. 恩基（Enki）、阿勃祖（Abzu, Apsû）和艾阿（Ea）

恩基（阿卡德语艾阿-Ea），意为“土地的管理者”，负责土地的灌溉，是统治宇宙间所有淡水与冥界的神，也是所有神祇中最具理性、创造与仁慈的神，因此被尊为水神和智慧之神。

恩基被认为自上帝创世之前就已经和阿勃祖（Abzu, Apsû）两者互有混淆，原先阿勃祖与恩基都是特定领域和家庭智慧之神。阿勃祖原是怪兽提阿马特（Tiāmat）的情人，当恩基杀死阿勃祖后，就在杀死尸体处建立了自己的家，他的名字也从此转移到恩基身上；恩基是美索南部埃利都（Eridu）的保护神，其神殿在埃利都称为“阿勃祖庙”（E-abzu），又名“深渊之家”。从乌尔（Ur）所发现的阿卡德（Akkad）期滚筒印中，大约从Šamaš（乌图-Uto）出现起艾阿（Ea）神就接

①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国立历史博物馆”2011年版，第227页。

②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30.

③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76.



图1 伊朗西南方苏萨地区出土
公元前13世纪刻有巴比伦神祇象征符号的界石摹本
(摘自《神符》)



图2 伊朗西南方苏萨地区出土
公元前12世纪梅里希舒国王界石
(摘自《文曙》)



图3 约公元前2100—前1800年
乌尔第三王朝至伊辛-拉尔萨时代
谒见场合滚筒印迹
右边是天神安
右边是天神安
(摘自《铭古》)



图4 公元前18世纪—前17世纪
美索地区神话场景滚筒印迹
右方是太阳神
正面站在两只羊鱼上面的是水神艾阿
(摘自《美艺》)



图5 大英博物馆藏
带牲畜祭献场景的滚筒印迹
前面的蛇角龙是马杜克的象征物
(摘自《巴修》)



图6 公元前18世纪—前17世纪
带狼牙棒之国王滚筒印迹
背景上方的一轮新月是辛神的象征
(摘自《文曙》)

收了另一个Apsû神^①。

在艺术表现中恩基被描绘为长有长胡子坐着的神，戴着多而长的牛角帽，穿着打褶的长袍。水从怀里流到地面，流水中有小鱼游动。

在苏美神话中，乌龟原来专属于淡水神阿勃祖（Abzu）；从史前时代起，则与阿卡德时期的神艾阿（或称恩基）相关的艺术结合了^②。

作为淡水深渊之神的艾阿，象征动物是山羊头鱼身、乌龟和青蛙。从碑刻、壁画和印章中，可从肩膀上流动的鱼和溪流以及从瓶子里涌出的流水来辨识他的身份；这些流水意味着肥沃的淡水，也是万物生命的泉源。（图4）

此外，在新苏美时期初叶（约公元前2150—前2100年），有一个可能源自巴比伦的拿着喷水瓶子女神小雕像，她的形象很可能和水与深渊之神恩基（艾阿）的超能力结合在一起。从雕像上的描绘与水和深渊之神的恩基（艾阿）相同，可确认这尊雕像是水神的象征，只是在这个时期是以女神的姿态出现^③。

4. 马杜克（Marduk）

名字意为“暴风雨之子”，被认为是艾阿（Ea）的儿子。

在《圣经》中初起为暴风雨之神，约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崛起之后，创世纪神话中勇敢迎战连安都不敢交战的怪物提阿马特（Tiāmat），才取代安成为众神之首；他被巴比伦人尊为众神之主、万王之王，也是万物的创造者、正义和法律的守护神和巴比伦的主神。

在亚述时期，他是征服混沌和开创天地的英雄，也成为代表亚述主神阿舒尔神（Aššur）的标志。他的象征物是铁锹和名为穆希胡希舒（Mushhushshu）的龙^④。（图5）

5. 南纳（Nanna, Nannar）、兹恩（Suen）或南纳-兹恩（Nanna-Suen）

在苏美，月亮神称为南纳或兹恩，有时也将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称为南纳-兹恩，在阿卡德语则称为辛（Sin）。

南纳可驱走黑暗、知晓命运。由于他是月神，古代苏美人认为天文知识来自月亮，因此他也意味着知识——这一点与埃及的知识之神托特相同。

南纳是恩利尔（Enlil）和宁利勒（Ninlil）的儿子，也是乌尔城的守护神；除了以新月作为象征，他的象征兽是公牛或狮头龙。（图6）

6. 乌多（Utu, Uttu, 或称乌图）和沙玛什（Šamaš, Samash, Shamash, 或称“夏马修”）

苏美语称乌多（Utu），阿卡德语称为沙玛什（Šamaš, 或称“夏马修”），意皆“太阳”之意。他的父亲是月神南纳，孪生兄妹是伊南娜。

①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27.

②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179.

③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56;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56、176页。

④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0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252页。

在亚述统治期间，承袭了巴比伦的宗教、文化与文字中的苏美、巴比伦诸神，最初他因亚述人尚武好战而被尊为武士之神，同时也执掌丰饶，主宰人间的风调雨顺，继而成为亚述人的太阳神。由于他是心灵休憩的所在，因此也代表正义之神。在各部落和民族的神祇相继成为全国主神后，他也提升为亚述的主神阿舒尔神与众神之王，后被征服混沌和开创天地的英雄马杜克取代。

在阿卡德印章中，最常见的太阳神沙玛什图像常以光线从他的肩膀上发出和显示出两山之间升起的特性作为鉴定的象征；有时也会以透过人物肩膀蹿出的火焰以及他特别喜爱的武器——有锯齿的刀或右手拿着正义之环，脚踏着象征山岳的小凳或手上握着象征神权正义的环与杖来作为辨认沙玛什的形象特征。（图7）其象征符号是带翼的太阳盘（或称“会放光的圆盘”），这种带翼圆盘的形象引自埃及^①。

7. 伊南娜（Inana, Inanna）、伊希塔（Ištar）与纳伦蒂（Narundi）

苏美语中伊南娜（Inana）之意为“天之女王”，金星的化身，阿卡德语称为伊希塔（Ištar，初期称Eštar），是古代美索地区各时期中最重要女神。

伊南娜是爱与美的象征，伟大母性的代表，除了是美神、爱神、丰饶之神、生产之神，同时也是战神，既有残酷的性格，也兼富果敢的精神。比较特殊的是他通常作为爱神，以婀娜动人的女性体态出现，相当于罗马人的维纳斯（Venus）和希腊人的阿弗洛黛娣（Aphrodite），偶尔则会以男性姿态出现。

此外，作为掌管爱情与战争女神的伊希塔，象征物是拿着“狮子锤”和弯刀的装束。（图8）象征的动物则是狮子（习见于巴比伦“行列大道”中伊希塔城门及墙面上）。

蝎子在史前时代已开始闻名，但直到卡赛时期，在界石上才对其标记为女神Išhara的象征。蝎子在印章或石雕中经常会提到伊思卡哈拉（Iškara）——她是卡赛神殿中很少有人知道的女神，她与伊希塔（Ištar），被称为是海中的“圣豕女神”^②。

在神话中伊希塔一步一步取得其他不同女神的个性，第一位就是苏美的植物、爱情和生育的女神伊南娜。

伊南娜是掌管丰饶繁衍的女神，也是乌鲁克（Uruk）城的守护神；从阿卡德时期起，伊南娜则被称为伊希塔（Ishtar），为爱与战争之女神。

伊南娜的象征动物是神圣家畜的母羊、公羊、公牛和箭矢，此外，母狮子起初被认为是苏美丰饶女神伊南娜的象征动物，后来则衍生为女神伊希塔的象征。

在美索早王朝时期苏萨出土的半身像中，附加一份铭文：“曼伊斯突苏（Manishtusu）约公元前2269—前2255年在位。”显示这个雕像是艾斯彭（Eshpum）献给女神纳伦蒂（Narundi）的。艾斯彭是当时伊兰（Elam，或称埃兰）的总督，而纳伦蒂则是伊兰的女神，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伊

^①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82—184;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76页；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2页；周星桦：《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国立历史博物馆”2011年版，第25页。

^②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60—161; 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p.405.

南娜或伊希塔职司的功能相近^①。

8. 依思库尔 (Iškur) 或阿达德 (Adad)

依思库尔 (Iškur) 在苏美是风暴化身的神, 在阿卡德称为阿达德 (Adad, 也称阿达度-Addu或阿达达-Adda) 神。依思库尔 (阿达德) 通常被认为是天神安的儿子, 在古老的传说中则一致认为他是恩利尔的儿子。

从早王朝时期神明的名册中就出现了极可能是祭拜依思库尔的符号 (较接近的符号是“风”), 在一个巴比伦的城镇卡尔卡拉 (Karkara) 属于阿达德的祭拜中心里他的名字也被记载为“风”的符号。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被赋予主宰风暴的职能, 因此是风暴之神、雷雨之神。

在苏美南部, 依思库尔常与雷电风暴、冰雹和洪水掌控者联结在一起; 阿达德也有一种帮助世人提供丰沛的雨水和山泉的形貌——在这个地区雨水对农耕可能更为重要。

阿达德的形象通常是站立在公牛背上、双手握着箭石或以公牛上面有闪电来显示; 三叉霹雳戟则是阿达德的另一象征。(图9) 其象征兽是狮头龙和公牛。

在一枚滚筒印中, 我们发现一位坐在龙旁边的女神, 从她持有的三叉霹雳戟可看出是阿达德 (Adad) 的象征, 而在这枚印章中阿达德也改以女神的姿态出现^②。

9. 努斯库 (Nusku, 或读为Nuska)

努斯库是恩利尔的儿子。在苏美的传统赞歌里, 努斯库的独特个性被作为与火和光相关的神。

在新亚述时期, 努斯库被发现于叙利亚西北部哈兰 (Harran) 受祭拜的众神之中, 在哈兰他被视为主神辛 (Sîn) 的儿子。

火神, 代表焚烧祭品并将美妙的香味带给众神的神火。从卡赛到新巴比伦时期的美索艺术中, 有时会出现一盏油灯的符号标记在界石上作为努斯库的象征^③。

10. 纳布 (Nabû)

初期的名字是Nabium, 《圣经》中的Nebo。传说他发明了书写, 因此成为文字与书写之神, 也是作家的保护神。后来他与艾阿 (Ea, Enki) 和马杜克结合成为知识之神, 在某些传说中也吸取了宁努尔塔 (Ninurta) 的本能, 并与灌溉和农耕有关。

从卡赛时期之后纳布成为巴比伦主神马杜克的儿子, 同时也是巴比伦附近博尔希帕城 (Borsippa) 的保护神。纳布的象征物是直立或水平的单片楔行板、书写的尖笔和泥板, 偶尔会会同象征动物蛇龙一起出现^④。(图10)

11. 古拉 (Gula)、巴乌 (Bau) 和宁-依希娜 (Nin-Isina)

女神古拉的名字意为“伟大的”, 是丰饶、生育女神与女医神, 最初这个名字属于“伊辛女医神”宁-依希娜 (Nin-Isina)。

①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 美索不达米亚》, 第134页。

②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10—111; 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p.50—51.

③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45.

④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33—134;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 美索不达米亚》, 第252页。



图7 大英博物馆藏滚筒印迹
右二是太阳神手拿正义之环脚踏象征山岳的小凳
右方是水神艾阿
(摘自《巴修》)



图8 芝加哥东方学院博物馆藏
古巴比伦滚筒印迹
正面手拿武器的是战争女神伊希塔
(摘自《巴修》)



图9 伊拉克博物馆藏
手拿三叉戟的风暴雷雨之神阿达德
(摘自《巴修》)



图10 约公元前625—前539年巴比伦使馆印章印迹
右边尖笔是纳布的象征物
(摘自《文曙》)



图11 德国柏林Vorderasiatisches博物馆藏
卡赛王Burnaburiash的玛瑙滚筒印印迹
画面角落的狗是女神古拉的象征兽
(摘自《巴修》)



图12 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
带有角状圆锥形头冠的神祇间
神话格斗之滚筒印章与印迹
(摘自《文曙》)



图13 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
吉姆迪德·那斯尔期特罗出土的
写意蜘蛛滚筒印章及印迹
(摘自《文曙》)



图14 大英博物馆藏
波斯时期的滚筒印印迹
可看到埃及神荷鲁斯和法王的符号
(摘自《巴修》)

古拉的象征动物是狗，在神殿中常见以小型的狗模型来祭拜她。从卡赛王Burnaburiash的玛瑙滚筒印印迹中可见，画面里显示在角落里的一只狗，便是女神古拉（Gula）的象征。（图11）

巴乌（Bau）是天神安的女儿，在美索，农业的女神也是指古拉或巴乌，她是“伟大的母亲”。在巴乌作为丰饶（生育）女神时，早期的迦勒底（Chaldean）元旦由国王古迪阿（Gudea，或称古地亚）奉献贡品给巴乌和她的丈夫宁吉尔苏（Ningirsu）；而每年六月人们则提供许多动物和水果作为祭献品，巴乌也因此取代伊希塔成为丰饶（生育）女神的形象。

宁-依希娜（Nin-Isina）是伊辛的主神，但同时也是医神，医神的职权和古拉（Gula）重叠。她的象征动物为狗，由于狗的唾液被视为具有治疗效果，因此成为医药女神古拉的象征动物，也被称为“人类的万灵药”^①。

12. 宁吉斯基达（Ningiškida）

语源学中宁吉斯基达意为“美好树木之主”，是地狱里“医生之主”宁拿祖（Ninazu）神的儿子，也是在苏美的拉伽斯（Lagaš）国王古迪阿个人的神。他的名字有时也宣称为宁吉吉达（Ningizzida）。

宁吉斯基达的象征兽是一只称为巴斯姆（Bašmu）的有角蛇或龙，占星学中的星座是海王星^②。

13. 杜木基（Dumuzi）

作为灌溉和耕种牧者的草木之神杜木基，妻子是女神伊南娜（另有一说是伊希塔的情人）；而在其他传说中，杜木基和宁吉斯基达则被认为是代表天神安（阿奴）在天堂之门的看守者。

在美索地区的艺术中，涉及杜木基及描绘他的故事似乎比较少。从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神话格斗的滚筒印章中，描绘戴着角状圆锥形头冠的神之间的三场对打，组成了刻有伊利-阿希（Ili-Ahi）之名的滚筒印章。一位拿着弯形大刀的神砍杀另一位腰间缠着蛇的神。右边有一位神紧紧抓住对手的头。在旁边，一位牛人与一位火焰绕身的神进行另一场打斗。（图12）

这些神话格斗有学者认为象征自然秩序的戏剧概念：夏日太阳之灼热气流摧毁所有植物并且干涸大地，太阳神把这股气流人格化，牛人则代表大地。

其中的精灵似乎是腰间缠蛇的那位神祇的侍者，而人们则把缠蛇的神比较成草木之神杜木基，他在传说故事中于晚夏消失在地狱世界，以便在春天时以更佳的状态重生^③。

14. 乌突（Uttu）

在公元前4000年的最后期，滚筒印章的主题繁多。在这件特罗（Tello）出土的粗短印章中，简化的动物形似蜘蛛，作一顺一倒方式排列成上下两行。（图13）

在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吉姆迪德·那斯尔（Djemdet-Nasr）时期经常出现的蜘蛛图像，经

①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39、101; 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p.80、135.

②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38—140.

③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72—73;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40页。

常和制作或搬运瓶子的妇女陶工像联系在一起，尤其蜘蛛仅见于此一时期的印章中，似乎无法解释这种动物出现的确切原因。

直到几个世纪后，从苏美的神话作品里，织网的蜘蛛才和掌管编织工艺的女神乌突（Uttu）结合在一起^①。

15. 波斯时期的印章通常会显示自己的风格，并点缀出和埃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广泛接触，有趣的是在猎鹰和埃及式乌加特（Wedjat、Oudjat）眼形图像的边缘，可看到埃及霍鲁斯（Horus）神和法王的符号。（图14）

16.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自塔里木盆地南方发现原为汉代鄯善王国的城市尼雅（今新疆民丰县）遗址，当中出土了八百块以上使用古印度贵霜王朝（Kushans or Indo-Scythians Dynasty）的佉卢文木简。

从出土木简中发现以押捺印章钤印的封泥，除了一枚管理现在东方罗布泊地区的古鄯善行政官官印“鄯善郡尉”，字作中国汉篆处理；其他的封泥中有天帝宙斯（Zeus）、太阳神阿波罗（Appollo）、智慧女神阿西娜（Athena）、爱神伊洛斯（Eros）、大力士赫尔克里士（Heracles）等图像。（图15）这些西方的神祇图像证明了西方文化透过陆上丝路，以古代希腊或罗马的艺术风格逐渐向东方的塔里木盆地传送^②。

除了美索地区的神祇，在其他文明中我们也看到印章中所呈现的神明图像，只是这些图像显而易见都以当地的宗教、文化或传说作为呈现的主题，不像美索地区的神明以附加图像或代表的象征动物、职务或其他部件来呈现。

1. 巴基斯坦有一鼻钮圆形佛陀印，主要雕刻佛陀图像，从古普塔时期的发型样式，可看出系公元4世纪以降风格。（图16）

2. 湿婆神（Pashupati）

从公元前25—前15世纪（一称公元前3000—前2000年）摩罕佐·陀罗（Mohenjodaro）出土的陶土印章，现藏于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图案上的人像坐在台座上，双脚于前方作折叠坐姿，头上有角（或戴有角的冠帽），手腕上戴有许多手环，周围有犀牛、虎、象、水牛等动物环绕，象征家畜之主。（图17）

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后世万兽之王（Pashupati，湿婆神）的原型，并以为在宗教上所环绕的犀牛、老虎、大象、水牛是代表着四方的方位神，象征全宇宙，中心的坐像即为经常以四张脸的摩诃提婆（Mahadeva）身份现身的宇宙之主湿婆神^③。

3. 蓐收

同样盘坐的印章见中国汉代“蓐收”铜印，蓐收相传为少皞的儿子，名该，主要的职责是察看

①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82; 潘福、方振宇等:《美索不达米亚艺术: 艺术家专辑别册》, 艺术家出版社2001年版, 第67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Aurel Stein), 台湾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62页; 林文彦:《印章艺术》, 台湾屏东县立文化中心1999年版, 第76—77页。

③ 林文彦:《印章艺术》, 第52—53页; 上野照夫:《インドの美术》, 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1年版, 第14—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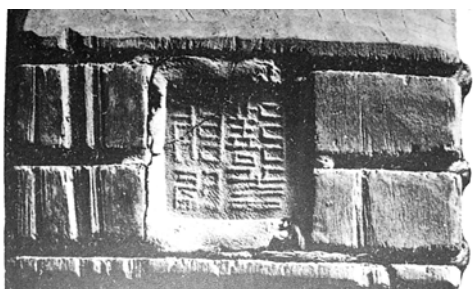


图15 尼雅废址中发掘的鄯善郡尉印
及外国图像封泥印迹
(摘自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



图16 公元4世纪之后
古印度文明佛陀图像印章
(摘自《丝章》)



图17 古印度文明摩罕佐·陀罗出土的
湿婆神押捺印及封泥印迹
(摘自《印艺》)



图18 汉铜印
蓐收图像玺
(摘自《肖臆》)



图19 古印度文明
七母神封泥印迹
(摘自《印艺》)



图20 古印度文明女夜叉封泥印迹
(摘自《印艺》)



图21 伏羲图像玺
(摘自《肖臆》)



图22 上海博物馆藏
帝俊玺
(摘自《上博》)



图23 故宫博物院藏
两首鸟纹玺
(摘自《故肖》)



图24 《图续》所录
两首鸟纹玺
(摘自《图续》)

沉没于西天的太阳是否安全，故别名“红光”。

图像作神人交足盘坐状，头上有两角，手似有爪，执钺，置于左肩；与《山海经·海外西经》中郭注云“（蓐收）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所言合。（图18）

4. 七母神（Saptamatrika）

在双叉的菩提树中央有像，是女性的人像，前方立有七个女性人像，可能即为日后印度教（Hinduism）的七母神，图案应是表示某种宗教祭祀仪式。（图19）

5. 女夜叉（Yakshi）

刻有一个女性人像坐在树枝上，树下有老虎仰望（图20），与著名的佛教桑奇（Sanchi）遗迹中第一塔东门的女夜叉像相似，以树木为居处的夜叉（Yaksha）和女夜叉在后世的印度教、佛教与耆那教（Jaina）中极为普遍。

6. 伏羲

先秦战国时玉印，所刻图像人首龙（或蛇）身，全裸（图21）。原赵之谦旧藏，赵氏曾刻边款云“伏羲氏”。后刊于《滨虹草堂藏古钤印》（简称《滨藏》），黄宾虹释曰：“列子云，伏羲龙身，女娲蛇躯，此伏羲也，为秦汉古玉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简称《肖臆》）释云：“……伏羲画像，有身上穿衣的，有身上似生两翼的，也有半裸上身的，这钮印中所刻的伏羲，似全裸其身，显得比较原始。”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简称《玺图》）从其说，认为系先秦战国时物。图像又见汉陶器伏羲画像、西汉始元三年画像砖。

从早期伏羲画像“有身上似生两翼的”，检美索地区许多滚筒印也都有带翼神祇的图像，尤其在新巴比伦时期，更常见到带翼的英雄与动物或怪物格斗的场景。

在公元前2000年初，从拉尔萨（Larsa）出土一件带翼女神赤陶陶板，女神裸身，带着翅膀，头戴角状圆锥形冠；所描写的是美索众神中最重要女神伊希塔，叙述她下地狱穿着“羽衣”的神话故事。作为东西方的神话女神，人们在无意中透过宗教的超凡想象竟然会完全相同^①。

7. 帝俊

帝俊是中国古代东方殷民族所祀奉的上帝，鸟首熊身，见于汉画像如山东嘉祥武氏祠堂、诸城地区东汉光和画像砖中，光和画像砖刻鸟首、熊身、两足践蛇。此印两鸟头，熊身，腰部饰有一蛇状物，双手分别按住蛇首蛇尾，系战国时代铜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22）

如前述在美索地区神话格斗的滚筒印章中有一位腰间缠着蛇的神，人们将缠蛇的神比拟成草木之神杜木基（Dumuzi），他是女神伊希塔的丈夫（另一说为情人），在伊希塔下地狱的神话故事中取代她而留在地狱世界，以待春天能再重生^②。

关于“一身两头”，《肖臆》云：“可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形象，犹如‘比翼鸟’、‘比肩

^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3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82页。

^②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55—56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82页；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8页；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p.110—111; 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p.50—51.

兽’之类，当时或许作为祥瑞之兆。”叶其峰《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简称《故肖》）及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简称《图汇》）续集载有“两首鸟纹玺”，一圆、一方皆白文，图纹作连体状，前者两首并连，后者两首自颈部中分，俱两足。（图23、24）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奇肱之国，有鸟焉，两头赤青色。”又《西山经》亦云其鸟多鸚，其状如鹊，赤墨而两首四足，可以御火。就所载，显与《海外西经》所云合。

8. 御龙印

中国《史记·封禅书》《庄子·逍遥游》《神仙传·彭祖传》《山海经·海外南经》多女娲、黄帝、仙人“御龙升天”的传说，又载于屈原《离骚》、汉代班固、张衡等著述中。图像见长沙战国楚墓帛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河南郑州出土汉画像砖及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陶器上的装饰，主要将宗教及浪漫的想象，以栩栩如生的造型表现手法呈现传说的画境。

《肖臆》原载印皆汉铜印，其中山东博物馆所藏原印稍残，《故肖》载有同纹印一枚，图像较佳（图25）；徐畅《玺图》改释为“御龙升仙图像玺”，战国时物^①。

9. 神人操蛇印

《山海经》中多操蛇之神，通常作正面人形，或两手各操一蛇，或虎首人身，衔蛇、操蛇，或人面兽身，珥两青蛇。

曾侯乙墓墓主内外棺头档绘有三组两手操蛇之神，证之早期众多狩猎纹铜壶纹饰多操蛇神怪，知为战国时捕蛇普遍题材。此外，河南信阳战国墓出土的锦瑟画残片及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棺画像皆可见操蛇神人图像。

《肖臆》所载印章首例为上海博物馆藏，第二件传为安徽寿县出土，原录于《滨藏》，现藏于北京故宫；后两件见于《十钟山房印举》（简称《十钟》）。载于《十钟》的圆形印人作侧形、挽髻，北京历史博物馆另藏有方形印一方，图像较佳（图26）；从图像类近秦俑，徐畅认为年代当在战国晚期至秦之间。

10. 飞廉

图像作兽身、两翼、双角，一圆、一方，现藏北京故宫，战国时物。（图27）

湖北江陵楚墓有“虎座立风”鸟，背长鹿角一对，昂首展翅立于虎背之上；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绘有“鸞衔蛇，土伯吃蛇”。徐畅《玺图》引孙作云、郭维德等学者之说，认系古代神话中的风神“飞廉”，亦即古籍中的“飞廉”或“蜚廉”。《广雅》云：“风伯谓之飞廉。”《楚辞·离骚》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另《淮南子·俶真训》载：“若夫真人，则动容于真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圉，驰于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注云：“蜚廉，兽名；长毛有翼。”

中国古籍中的飞廉（或蜚廉）除了是神话中的风神——职司功能如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风与大气之神恩利尔，也可能是带翼的长毛兽，善走，能奔腾启路^②。

^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40—41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90—391页；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②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42—43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93—395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82页。

11. 禺强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人，海神兼风神之职。

图像作人面鸟身正立，鸟身两侧生有两翼，头上两耳珥蛇，双足践蛇，与《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青蛇”的“禺强”相合；《大荒西经》或作“弇兹”、“禺京”，雕像又见于新郑出土的铜器纹饰上，皆海神形象。《淮南子·地形篇》有“隅强（即禺强），不周风之所生”。可知禺强不仅为海神，亦身兼风神之职——此职能则与美索地区风与大气之神恩利尔同。

此印为战国时代铜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28）

12. 共工

《路史》引《归藏·启筮》载“共工”为“人面、蛇身、赤发”。《左传》则称其“发水为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攸关共工事闻见《淮南子·天文训》和《山海经·海内经》。

《图汇》录有一方圆形印，可见侧首披垂长发，单足蛇身，人面则未能确认，图像类近共工（图29）；作为水神，职司近美索地区的恩基、艾阿，只是恩基为淡水之神^①。

13.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是史诗《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的英雄人物，开始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前，原为乌鲁克国王，其英雄形象与丰功伟绩，在后世传开且润饰之后，成为半神、半人的英雄。

从公元前4000年迦勒底（Chaldea）的滚筒印章中，就已发现了半神半人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和半人半牛的伊叶巴尼（Eabani）搏斗的最早印迹。

在特罗发现的约公元前2400年的路加尔安达（Lugalanda）印章印痕之球，现藏巴黎罗浮宫，印章上描绘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英雄与动物之打斗场景。人首公牛代表肥沃的土地，但也代表冥府与地下世界。蓄胡长发的英雄通常被认为是吉尔伽美什，从这个年代起，他似乎就象征着肥沃的水。狮头老鹰代表带来甘霖的雷云，也是拉卡希城和统治王朝的主神宁吉尔苏（Ningirsu）的象征动物。（图30）

古印度文明中有一枚图案为叉开两腿站立的人像押捺印，伸出双手遏阻左右两边侵袭的老虎（图31）；在苏美地区习见这种以吉尔伽美什为题材的英雄与野兽打斗主题，所不同的是两者皆为狮子或独角带翼天马。（图32）

据图像又可见似为人与二虎戏乐的景况，因此也有一说系后世马戏团衍生的源流^②。

（二）神兽

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在巴比伦的一块泥板上曾刻有巴比伦人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以及栖息在远离巴比伦偏远地区的神兽的名称，也对这些神兽透过说明文字作了描述。如同武器、星体或无

^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42—43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97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82页。

^②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27页；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Aurel Stein），第62页；林文彦：《印章艺术》，第53—54页；小田玉瑛：《シルクロードの印章》，日本光琳社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79页。



图25 御龙图像玺（摘自《肖全》《肖臆》《故肖》）



图26 神人操蛇图像玺（摘自《上博》《肖臆》《故肖》《玺图》）



图2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飞廉图像玺
（摘自《故肖》《图汇》）



图28 上海博物馆藏
禹强图像玺
（摘自《上博》）



图29 共工图像玺
（摘自《图汇》）



图30 约公元前2400年的路加尔安达印章印痕之球
描绘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英雄与动物打斗场景
（摘自《文曙》）



图31 古印度文明仿自美索地区
英雄搏兽押捺印封泥印迹
（摘自《印艺》）



图32 吉尔伽美什搏兽滚筒印章及印迹
（摘自《巴修》《近印》）

生命的符号皆有其独特的属性，很多美索不达米亚的神也有代表他们的野兽——有些是自然界的动物，但更常见掺杂想象所组合的创造物。有时野兽在艺术等方面的表现象征着各路神仙，某些站在个别神灵旁的野兽被示以众神的各自功能。

1. 人首牛身或牛首人身等创造物

在美索的神话故事中，有许多以人结合动物形的神兽，这些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带有人类的头，例如人首牛身有时也戴着角形的圆锥形头冠，显示出它们是与土地的肥沃有关的保护神。

图33中“牛人”的头和上半部躯干是人类，但牛角、下半身和腿是牛的形象，首先出现在早王朝中期（公元前2750—前2600年），它们是普遍使用在滚筒印中的生物。牛人常单独出现，在比较激烈的动物比赛场面，会出现成对甚至三只，有时则出现它与人物的争斗；到后来的早王朝后期（公元前2600—前2350年），在石刻雕像中常会伴同一位鬚发的英雄——这种人物较量的场景成为阿卡德时期的艺术中最常见的主题。

在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亚述地区常见英雄制伏有翼狮身怪兽的滚筒印章，传统的英雄与动物格斗的主题在新亚述时代重新获得众人的喜爱，不过这种对称形式的构图——以或带翅膀、或无翅膀的英雄居中，被它制服的两只动物或怪兽分居两旁——从萨尔恭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统治期间才开始出现。在滚筒印中，半跪的英雄在对抗两只只有翼狮身怪兽（图34），这种图像应该源自新巴比伦。必须说明的是巴比伦或亚述的图像主题或雕刻手法都很接近，若无法确认某些作品的正确出处，就很难清楚地区别它们的来源^①。

《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炎帝神龙氏，姜姓母曰少登，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北京故宫藏有一方白文玺，图像作人身牛首（图35），与古籍所载炎帝形象合。在中国，炎帝创始农业，被尊为神农氏，为人文之祖。

古籍中常透过人们的崇敬与想象，将始祖或神祇描绘成半人半兽或半人半禽等形象，以彰显超凡的神力——在东西方的神话中，这一点原始的印象动机无疑都是相同的。

牛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极为普遍，至于与农业有关的犁耕则晚至战国才开始兴起；将炎帝描绘成人身牛首的形象，可能与创始农业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2. 龙印

从大量来自美索地区所残存的黏土板、壁画和印章中，可发现留存许多神话中龙的图像，这些描绘宗教题材的图像主要功能是奉献或象征符号。

现藏于德国柏林Vorderasiatisches博物馆的伊希塔城门，可特别辨认出代表马杜克名为穆希胡舒（Mushhushshu）的龙，它是一只混杂各种牲畜的创造物：头上长有两只阿拉伯蝮蛇的角，通常以侧面呈现。图中所示它有如猫（或虎）般的前脚正轻巧地行走；后面的两只脚，呈现出捕攫鸟禽的利爪；在尾巴的尾端则是毒蝎的螫。（图36）

在中国，龙是传说中想象的一种动物，随着历史的递嬗，不断受到历代艺匠巧师的随机增繁而改变形象，集蛇身、兽腿、鹰爪、马头、蛇尾、鹿角、鱼鳞于一身。

东汉学者王符认为龙形有九似：眼似兔，角似鹿，嘴似牛，头似驼，身似蛇，腹似蜃，鳞似

^①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248页。

鱼，爪似鹰，掌似虎，合九种动物于一身的形象，与现今流行的形象极为接近。

1954年四川巴县冬笋坝船棺五十号墓出土的战国时代铜印，现藏故宫博物院（图37）。因形象简化，或有人称为兽形；检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时期的半瓦当龙纹与此相较，形近而鬣髦更加繁复。此外，山东滕州市黄安山岭的汉石刻画像、山东安丘汉墓出土的云车画像石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都有龙的图像，基本造型都承继了先秦的传统^①。

3. 麒麟

中国传说中的神兽，传其形象为麇（麋）身色黄、牛尾、马足、狼项而一角；后经世人参照古籍传说加以润饰，遂融狮、虎、牛、龙等形象于一体，成为透过想象创造的一种瑞兽。

《宋书·符瑞志》云：“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见山东嘉铜印河南商丘出土；一方形汉铜印，山东博物馆藏（图38）。黄宾虹释为“获麟”，王伯敏称椭圆者与战国时郑子戈铜兵器图徽相近，图像参山东宁武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传为瑞兽，“见麟大利，获麟则天下安泰”。事见《春秋》与《史记》^②。

图39系新巴比伦和波斯时期所发现的史前美索不达米亚押捺印，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Fitzwilliam）博物馆。这枚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时期的八角形押捺印所呈现的近东地区龙的图像，反而较类似中国传说中的麒麟。

4. 解廌

神兽名，《说文》：“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史记》作“解豸”，王充《论衡·是应》作“觥觶”，《后汉书》《文选》作“獬豸”，《广韵》称“廌”，物同而字异。

《后汉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辨曲直。”《晋书·舆服志》载：“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又汉代杨孚《异物志》亦云：“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以古代决讼令触不直的神兽獬豸作为执行司法所戴法冠，象征正直廉明，也成为清代御史及按察史补服的图案。

古籍中獬豸又作一角之羊、一角之牛，另图像见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刻纹铜匜，一兽似鹿长角，弯长颈，长腿长尾，低首作抵触状。绥德汉代画像石中独角兽，则为牛身，头长一尖角，或直或弯，长短不一，各具形态，唯皆作抵触状。可见先民在描绘神兽图像时凭借想象，将“触不直者”主题加诸不同动物身上，或似羊，或似鹿，或似牛，充分发挥丰富的创造力。

北京故宫收有一方覆斗钮圆形朱文獬豸玉印，屈身作抵触状，系獬豸印中较佳者，惜《故肖》误为羊纹印。（图40）

古印度文明的押捺形印章通常以阴刻的独角兽动物为主，其中含短角牡牛、瘤牛（humped ox）、水牛和犀牛等大型动物，有些考古学者认为这些动物具有当时宗教上的神圣地

^① 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1986, p.162、198;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4—5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55—56页；“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第182页。

^②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9、59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128—129页；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p.137.



图33 约公元前2340—前2279年萨尔恭统治期间美索地区英雄与动物格斗之滚筒印迹
(摘自《文曙》)



图34 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萨尔恭二世统治期间英雄制伏有翼狮身兽滚筒印
(摘自《文曙》)



图35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炎帝玺
(摘自《故肖》)



图36 伊希塔城门上蛇角龙壁饰
(摘自《美艺》)



图37 龙印
(摘自《肖臆》)



图38 获麟玺
(摘自《肖臆》)



图39 英国剑桥大学藏押捺印中的龙图像
(摘自《巴修》)



图40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獬豸图纹玺
(摘自《故肖》)



图41 公元前2300—前1750年古印度文明独角兽印章与封泥印迹
(摘自《早人》)

位，也有可能代表氏族的族徽（图41）；另有加上角的大象和加上牛角的人物，都是受美索地区影响所产生的复合图像。关于独角牛身的独角兽虽与中国的獬豸形似，唯多作静止侧面形，未作屈身抵触状，显然与獬豸不类。

有一说认为这种独角牛是西弗的原型（Proto-Siva），后来演变成吠陀教（Vedism）及印度教的西弗神；1975年，D. Srinivasan氏则认为此一图像是哈拉帕（Harappa）宗教文化里的具公牛头而表征肥沃、丰富之神^①。

（三）其他

在美索地区早期有许多对坐场景或吸饮酒类的图像，除呈现六千多年前苏美人成熟的酿酒技术，这类图像竟与中国背坐或对坐印极为相似（只是中国印章中人物皆作侧形，手上皆执一物）。从美索地区可见这类印章中有许多以大眼图像呈现的人物，对比中国的印章竟也出现部分相同的人物图像，从比较印章学的角度似可提供另一个研究的方向。



检《肖全》页120—124背坐、对坐或同辇背坐、同辇对坐印26件（编号0289—0314），其中背坐印11方、对坐印4方、同辇背坐印8方、同辇对坐印3方，俱为白文印；印章图像中人物皆作侧形，手上皆执一物。

西亚滚筒印多对坐场景印，更多的是描绘两人对坐以长吸管喝酒的画面（图42、43）。距今6000年到4000年，苏美人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和消费面包和酒，约在公元前1800年，从苏美古城乌尔出土了许多砖砌的炉灶和烹饪灶；另从苏美的泥板记载，可知六千多年前已经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并发明一种喝酒用的饮酒管，以过滤酒里面的残渣。

在滚筒印中不乏此种两人对坐饮酒的图像，其中也包括早期以大眼图偶为例的非人类图像，有学者以为或采外星人图像为模板所做的人物。

关于苏美的起源，是学术界“亚述学”和“苏美学”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苏美人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来到两河流域，并建立了国家，因苏美的地名才被后世称为“苏美人”。

尽管如此，从考古发掘的苏美时期雕像和出土的遗物特征来判断，与美索不达米亚原先更早的居民“乌拜德人”和后来进入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都很不一样，因此衍生了各种莫衷一是的揣臆。其中最奇特的“外星说”即认为苏美人是外星人，主要的根据是苏美人总在高山顶上寻找他们的神，除了每个神都和一个星星有关，他们所塑造的神的形象竟然都与一般的人类完全不同。

在苏美人的绘画和图像中，如前述楔形文字中星（）与神（）的符号近似，星星的样子与现今我们所画的也完全相同；再则这些星星的周围有时还围绕着几个星星，在缺乏现代科技的观测条件之下，着实无法了解六七千多年前的苏美人究竟依据何种理论解析出某些不动的星星会带有几个行星。此外，根据一块黏土板文书所记述的叙事诗，与现代人在宇宙飞行中对地球的感知极为近似，故有此说^②。

从叙利亚东北的特尔布拉克（Tell Brak）土丘遗迹中曾出现数千枚公元前3500年的“目偶”（图

^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62—63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54—360页及注17；林文彦：《印章艺术》，第51页。

^②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60—61、32—34页。



图42 大眼像对坐及背坐吸饮酒类滚筒印迹
(摘自《古艺》《近印》)



图43 大眼像对坐、背坐及宴会场景滚筒印章与印迹
(摘自《文曙》《近印》)



图44 约公元前3500—前3300年
叙利亚东北部Tell Brak眼寺的大眼偶像群
(摘自《古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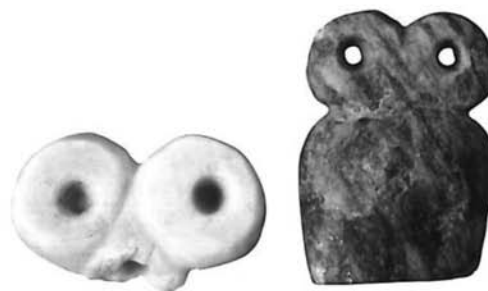


图45 日本冈山市立古代美术馆藏
约公元前3600—前3000年乌鲁克时期大眼偶像
(摘自《竞古》)



图46 两人背坐、对坐图纹印
(摘自《肖全》)



图47 两人同辇背坐、对坐图纹印
(摘自《肖全》)



图48 上海博物馆藏
“大利”两面印、双人背坐图纹印及墨拓
(摘自《上博》)

44)，可能为护身符或神殿的贡纳品，该建筑物因此而有“眼的神殿”（或称“眼寺”）之称。

日本冈山市立古代美术馆藏有约公元前3600—前3000年得自叙利亚乌鲁克时期的“目偶”两尊，一石灰岩质稍残，独剩双眼部分，一为闪石。（图45）

另有从叙利亚北部出土的地母、女神及神像土偶，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俱为“大眼睛偶像”。

极为巧合的是上述这种两人对坐或以长吸管吸饮瓮中饮料（酒）的人物，有许多皆为大眼图偶的疑似非人类图像，对比《肖全》页120—124背坐、对坐或同辇背坐、同辇对坐印26件中，竟有数件也呈现大眼偶图像（参《肖全》页120编号0289，页123编号0307、0309），另页109编号0254的人物及页347编号1415居中的人物和左边的动物也呈现大眼偶形貌（图46、47）。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简称《上博》）页115-4有一方“大利”“双人背坐肖形”两面印（图48），其中双人背坐印在中国同纹印章中大眼偶图像最佳。

个人以为这一批印章有可能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借用滚筒印中的素材，将这种大眼偶图像纳入人形头部当中。

三、小 结

就东西方印章肖形印中的神祇而言，西方印章的神灵常借用形象符号、象征动物或人物旁衬的物体，以彰显神的个性；连同古印度文明的湿婆神，有时会以男性、女性或半男半女的不同形象呈现，这种借用不同的法相主要显现神灵不可预知的超凡神力。中国及古印度的大部分肖形印，则直接以图像显现神祇的主题。

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山川、日月星辰、雷电风暴，由敬畏而兴起祈想与心灵寄托，依神祇及其职司功能，借由丰富的想象将创意呈现在印章上，尽管名称各异，呈现的方式与神像造型竟然极为雷同。

对于某些神兽如独角公牛的创意发想，在不同文明中透过不同的想象，冥冥中也竟然彼此契合。在东西方印章近七千年历史中，尽管时空背景差异甚巨，对于某些虽尚无实证以厘清联系环节，借由肖形印中的图像，透过实物比对、年代排比，从中也可梳理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对比较印章学探究源头、流向等，也提供了另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作者系台湾嘉南药理大学教授兼系主任、西泠印社社员）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籍

1.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上博）
2.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肖臆）
3. 向達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Aurel Stein），台湾中华书局1988年版。（西考）

4. 林文彦：《印章艺术》，台湾屏东县立文化中心1999年版。（印艺）
5. 周旻桦：《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国立历史博物馆”2011年版。（文篮）
6.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玺图）
7.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文巴）
8. 康殷《古图形玺印汇》初集，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玺汇）
9. 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续集，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玺续）
10.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文明曙光：美索不达米亚》，“国立历史博物馆”2011年版。（文曙）
11. 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肖全）
12. 叶其峰：《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故肖）
13. 潘禧、方振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艺术家专辑别册》，艺术家出版社2001年版。（美艺）

二、外文书籍

1. 小田玉瑛：《シルクロードの印章》，日本光琳社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丝章）
2. 上野照夫：《インドの美术》，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4年版、1981年版。（印美）
3. 须藤宽史编《铭文に秘められたオリエントの世界》，日本冈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术馆2012年版。（铭古）
4. 须藤宽史编《竞演！オリエントと中南美》，日本冈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术馆2016年版。（竞古）
5. 新关钦哉：《ハンコロジー—事始め：印章が語る世界史》，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年版。（世史）
6. 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东京堂出版1995年版。（印史）
7. 藤井纯夫编《冈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术馆馆藏目录》，日本冈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术馆1991年版。（冈藏）
8. Collon, Dominique: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古艺)
9. Collon, Dominique: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ath Press, 1987, 2005. (近印)
10. Collon, Dominique: 7000 Years of Seals.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七千)
11. Craven, Roy C.: Indian Art: A Concise History. Thames & Hudson, 1976, 1997. (印简)
12. D. Srinivasan: So-called proto-siva seal from Mohenjo-daro: an iconological assessment. Archives of Asian Art 29, 1975. (亚艺)
13. Early People: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1989. (早人)
14. Frankfort, Henri: Cylinder Seals: A Documentary Essay on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Gregg Press Limited, 1939, 1965. (滚印)
15.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神符)
16. 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1986. (巴修)

17. Joanna S. Smith: Script and Seal Use on Cyprus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2002. (拜伊)
18. R.E.M. Wheeler: Ancient India, Harappa 1946: The Defenses and Cemetery R-37., No.3, 1947. (古印)
19. Short Guide Pergamon Museum: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useum of Western Asiatic Antiquity.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博藏)
20.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Die Stempelsiegel im Vorderasiatischen Museum Berl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7. (柏博)
21.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Short Guide Pergamon Museum,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佩博)
22. Venetia Porter: Arabic and Persian Seals and Amu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1. (阿波)
23. 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0. (西亚)